欽欽新書 七

欽欽新書目次

第十九卷 祥刑追議七

瘋狂之宥二 刺孩如羊 豐川吳載默 素稱瘋狂 實因被刺

第二十卷 祥刑追議八

圖賴之誣一 假縊埋文 順興奴致乞 背賂乃告 實因被打

圖賴之誣二 誤證殺妻 白川趙載恒 索賂不售 實因被踢

圖賴之誣三 父死不告 延安鄭通義 縱讎索賂 實因被打

圖賴之誣四 父旣自戕 延安李元卜 誣人報怨 實因服滷

別人之誘一 怕死被療 樂安孫病漢 乃誘逃人 實因被踢

別人之誘二 行兇戲場 渭原李明重 乃誘逃奴 實因被打

別人之誘三 行兇戲場 永柔康得孫 乃誘同伴 實因被踢

別人之誘四 扼殺官差 黃州韓德老 誘罪里正 實因被打

第二十一卷　祥刑追議九

欽欽新書卷之十九

洌水 丁鏞 輯

祥刑追議七

故誤之劈一 揮竿駭牛穉童墜身根由兒戲實同內損

載寧民姜卧丁以金碩奉致死被告、初檢跋詞曰此獄段詞證不備自致疑晦決難歸一是乎如屍體則仰合渾身別無傷處是乎矣口眼耳鼻之内血出極多頰有可驗無寃錄攧死跌死條有曰并𡍩高抵評曰并屋高低者承上文者枚柯掛搶而言謂者屋之高低又察失脚之蹤跡也不曉本文誤節如此失脚處蹤跡或土痕高下及要害處須有低痕或磕擦痕瘢或内損致命者

口眼耳鼻定有血出為有如乎此則雖與并屋高低失脚處

縱跡有異評曰節錄旣誤句讀仍錯將何以解其原義引之今獄之斷乎牛背之高

不過丈餘見墮之地亦是平坦而驚牛橫逸之際數尺

稺童飄輕牛背翻空墮落着地緊徑其所內損勢所固

然是乎等以實因段以驚牛墮地內損致死懸錄為乎訴屍親

金守白六十之老人也被告姜卧丁乎三之兒稺也同

居一村居常憐愛無異親屬則有何嫌惡必以其子之

墮牛歸之於卧丁乎卧丁戲牛致驚使此無病之兒終至墮

死之境則渠之當律烏可免也且石奉自野騎牛到卧

丁門前無人寂寥而卧丁獨自出見言語酬酢旣甚分

明則石奉錐自作隨牛其父當歸疑卧丁由我之律實所難逭是乎等以被告人段以姜卧丁懸録爲在果由我之律旣不可成獄償命且大典通編鄰兒曰戲相詰顛仆致死條增註曰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曰戲殺人者次律獄等是如乎此獄則與曰戲殺人又有間焉惟在參量處分◯評曰內損二字足爲實因上載四字非衍文乎每遇稀異之獄其實因不免多字此踈者之通患被告者脫免之名也將說被告懸録之所以然則必先言其無犯曰如此如此故以被告懸録此跋文之體例也今此跋文縛束卧丁說其有犯末乃結之曰如此如此故

被告懸錄其文豈有味乎且首從辨别之案結之曰某甲以正犯懸錄某乙以干犯懸錄例也一夫獨犯之案結之曰正犯以某甲懸錄例也無犯被告之案結之曰某甲以被告懸錄例也蓋正犯是檢案應有之位(猶言負額也)被告非檢案應有之位乃本人無犯之名故正犯先言其位而後填其名被告先舉其名而後明其意皆文勢之自然者也今此跋文曰被告人(段)以姜卧丁懸錄有若上司責立一箇被告人者然亦云疎矣(覆檢跋詞實因曰墮牛內損致死餘未可詳)

巡營題詞曰蘆竿揮擲鷙牛横逸錐出屍親之供既無

叅證之招分比不喻設有是事此不過兒輩一時戲劇元非手足之毆傷又非挺刃之觸害以此謂之被告論以獄體能不茍且推以事理豈不殘忍蓋石奉之死不由病患之危重不由醫藥之誤用而俄者惺惚之人忽地墮牛以至一夜間致命爲其父悲寃之心執言無處乃有告官之擧是如乎凡牛馬之善驚者若見生面之物必有驚逸之患時値日昏忽見卧丁當門而立疑人疑物畏怯驚躍致死牛背之兒不覺墮落勢所必然卧丁之當面特一不幸耳覆檢結語中烏飛梨落四字政爲準備語若使此牛觸驚於草木禽獸亦將墮其物而發告乎

想其光景必無疑晦揆以獄情尤涉孟浪法文所云年未滿減等非所議到姜卧丁特為放送

按郡狀營批並以此獄為戲殺大誤也六殺之中謀故鬪殺其界分差明至於戲誤過失世多混稱全不開曉令取大明律戲誤過三殺之辨錄之在左戲殺過失殺莫非錯誤所致編于一類恐仍混者故辨之如左

大明律曰戲而殺傷人者以鬪殺傷論死者絞傷者驗輕重坐罪

註曰以堪殺人之事為戲如比校拳棒之類　輯註云戲殺晋人謂之兩和相害言知其足以相害而兩人情願和同以為之也如比校拳棒之類明許彼此搏擊以

角勝負則有何殺傷非出于不意 又曰此戲字與戲
謔之戲不同若㳂非堪以殺傷人之事偶然相戲致陷
人于不測者皆不得況于戲殺之法也近有兩人同在
園倉杏一人戲以杏核擲之一人躲避閃跌頭撞于石
因以致死獄者誤擬戲殺蓋兩人原無相害之心戲殺者有相害之心杏核之擲非堪以殺人之事正所謂過失殺也
增註云戲本和同非有爭鬪然其事則堪以殺傷人之
事也既知堪以殺傷而甘心為之雖曰相戲而實被其
毆矣故以鬪殺傷論 按戲殺之義如此今之鹵莽者
不知戲殺為何物凡多人亂毆不辨誰某者謂之戲殺

又凡兒童嬉戲過誤致死者謂之戲殺又凡馬弔江牌乘憤相毆者謂之戲殺平時習聞如此臨事何以猝辨此皆人命家之大節也吾東之俗每正月之初兩里分偏擲石以角勝名之曰偏鬪雖死不悔亦不申告京城之藥峴山嶺南之安東府此俗尤盛此真是戲殺又凡角抵戲較腳力拖鉤戲挽索以被曳者為不勝踏索戲空中踏索而行曰而殺人者近於戲殺餘不可誤稱也戲殺者償命與鬪殺同蓋欲因而禁止使不得以堪殺人之事復與為戲也今人謂戲殺例不成獄亦固陋甚矣

大明律曰毆鬪而誤殺傷傍人者以鬪殺傷論死者較傷者驗

輕重坐罪其謀殺故殺人而誤殺傍人者以故殺論死者斬傷者仍

以鬪毆論清律條例云凡捕役拿賊與賊格鬪而誤殺無干

之人者仍照過失殺人律　輯註曰毆與故而誤者大

槩是解勸勸者之人曰謀而誤者或在昏夜或曰錯認

或加毒于飲食而誤進皆是　按甲與乙鬪以棒擊乙

而丙在背後誤中於舉棒之勢亦誤殺也　甲與乙鬪以

足踢乙而乙則躲避丙在閃中於足頭之勢亦誤殺也

仍鬪而誤仍用鬪殺之律者甲若中乙乙當致命殺丙

是殺乙故也　甲竊乙妻因謀殺乙明知臥處夜往砍

之丙適臥此誤受其砍亦誤殺也　甲窺乙財遂欲殺乙

乃進砒酒要其獨吞乙適不飲使丙卒飲亦誤殺也曰謀曰故而誤仍用謀故之律者甲若中乙乙當致命殺丙是殺乙故也然復父仇者深夜刺刃誤中別人是復仇而誤者也禦盜賊者黑夜使棒誤中別人是禦盜而誤者也若是者容有可議其心殺宜殺之人非殺不宜殺之人也周禮司刺之註鄭玄曰不識者不審也若仇讎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爲不識則誤殺之中有司刺不識之條也推是義也則黑夜誤認物形眞以爲虎而放銃中人眞以爲狐而發箭中人者亦在誤殺之中與過失不同過失者都無殺心者也誤殺者或謀

殺嫌人或故殺宜殺之人即仇人賊人或要殺禽獸異物雖其所欲殺不同要之皆有殺心在中故歸於誤殺然則戲殺誤殺有可生者有可死者獨過失殺無不生也

大明律若過失殺傷人者各準鬪殺傷罪依律收贖給付其家 註曰過失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如彈射禽獸因事投擲磚瓦不期而殺人者或因升高險足有蹉跌累及同伴或駕船使風乘馬驚走馳車下坡勢不能止或共舉重物力不能制損及同舉物者凡初無害人之意而偶致殺傷人者皆準鬪毆依律收贖向宅舍投擲磚石殺傷人見弓箭傷人○用藥及鍼刺失誤致死見庸醫殺人

清律條例凡民人於

深山曠野捕獵施放鎗箭打射禽獸不期殺人者比照深山曠野安置窩弓不立望竿曰而傷人致死律杖一百徒三年若向城市及有人居之宅舍施放鎗箭打射禽獸不期殺傷人者仍依弓箭殺傷人本律科斷各追埋葬銀一十兩 按周禮司刺鄭玄之註以擧刃砍伐木謂伐軼中人者謂之過失以間隔帷簿忘其有人投以兵刃者謂之遺妄此二者既在今律亦過失之類也卧丁之獄亦過失殺也謂之戲殺可乎

續大典鄭兒曰戲相詰顚仆致死而犯者年未十歲則分揀十歲以上十五以下曰戲殺人者次律減等 按此條雖有戲字非戲殺

之類也其名則鬪毆之殺特有所犯者小兒故或全赦或減等此則周禮司刺之法所謂壹赦曰幼弱也豈可混名爲戲殺乎

故誤之擘二 扣笠擊肘鐮刃入腹根由戲嬉實曰刃傷

海州民姜柱卞殺田小漢 查官報狀曰田小漢之致死都出於一時戲劇是如乎 劉焦桐之用鐮戲也金光瑞之奪笠戲也姜柱卞之打掣執鐮之手亦戲也初緣雜劇竟至致命是亦曰小漢之不幸而已屍親執言不過前年之買田當日之迯避而野人心麁買田之嫌已屬先天殺獄勢危迯身之擧只緣恐喝皆不可執爲斷案

是乎所蓋此獄事旣非故殺亦非鬪殺但可歸之於戲殺而律文所謂曰戲殺人者亦必有首犯之實然後方可謂之殺是去乙令此獄事焦桐則雖操鑣子而未嘗行刃柱卞則雖拘人臂而不曾操刃以不操刃者爲首犯可乎以不行刃者爲首犯可乎旣不可然則畢竟不得不斷之以思慮不到之過失殺然後方可合於罪疑惟輕之聖訓○按此跋極明核

本道啓曰蓋此事根都不過一時戲劇而戕人之變出於意外必是死者之非命抑亦生人之不幸是白如乎田劉金萋一隊之樵伴也日暮山下閑談漫笑田小漢以破落

蘆笠子遮腹防風其状可笑堪與相戲於是劉焦桐之以鐮鉤笠戲也金光瑞之挽奪其笠戲也姜柱下之欲毀其笠打擊執鐮之手戲也三人共戲一笠其勢如當場打毬而只緣笠加於腹鐮及於笠一擊一奪之間鐮者失手不知不覺之中刃已透腹笠則自在人乃致命是白乎所焦桐執鐮實有作俑之失光瑞奪笠亦有迎刃之嫌而二人之不執其咎者以其戲止於笠而已若柱下者既不執鐮又不奪笠而只緣戲手之打擊忽若伏弩之機發此手纔動彼腹已波此所以罪歸於柱下斷以正犯是白乎矣究厥所犯則直由於迷昧妄錯不省危機徒

見其笠而未見其腹也此與彼兩人均之爲無情則三人同戲二生一死豈不冤乎至若死者戒妻之言雖以爭田舊事傅會置疑(是白乎乃)平居親好當日作伴經年微嫌已屬先天豈有潛蓄之怒行此陰逞之毒(是白乎旀)其所以逃躲者殺變既起㥘心先出此是蚩氓之例習豈爲究人之真贓(是白乎旀)臣於此獄竊有商度劉集桐(段)前已放送(是白在果)考諸律文戲殺與過失殺煞有輕重而此獄(段)驟論其事雖若戲殺細究其情實與過失殺條彈射禽獸投擲磚瓦不期殺而殺者無甚異同(乙乃于)並此附陳以族處分(是白齊)○議曰此獄無之爲過失殺道啓是

也

判付曰姜柱卞獄事段夫所謂遮笠也奪笠也掣笠也直一戲劇之場而偶擲自己之手便傷他人之腹若論其跡則不期然而然若究其情則莫之爲而爲此所謂無殺人之意以冒殺人之名也反覆叅閱實無償命之罪加刑一次後定配

故誤之辟三 當場射疾飛箭誤中根由習藝實曰中矢

載寧民文昌龜矢中魯斗三而檢跋詞曰令此屍體無他傷痕而頷頦下咽喉間有中矢所傷穿孔血凝處圓圍一寸五分深三分是如乎咽喉乃是速死之處而毒

矢两着内綻成孔至於口中灌油從矢孔出則呼吸失
道命脈仍絶是乎等以實曰段以中矢致死懸錄爲乎旀文昌
龜段毋論私射便射弓箭傷人間多有之此是一念審
愼處也況此斗三以鉦鼓之人長立帳前何不早使遠
避而急急輕放乃於箭離之後始呼矢去之聲是乎有情
無情其死則一文昌龜段不得不以正犯錄上爲在果本
無嫌惡豈忍故放而昌龜輕先放射斗三不善避身此
乃昌龜厄會之日亦是斗三命盡之時也凡弓箭傷人
者考諸法文元無償命大明律弓箭傷人條有曰故向
城市有人居住處放弹傷人因以致死者杖一百流三

千里此則兩邑齊會原野射帿與故向城市者大有異焉又寫弓傷人條有曰置寫不立望竿傷人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此則放矢之際連呼箭去與不立望竿者可不同也成獄一款或非可論不分喩叱庬親之招亦云明知無情初不發告令曰面報雖已行檢旣難代殺惟望速埋是如爲卧乎亦旣無償命之法則覆檢一款向以爲之是乎乙喩以待處分爲乎旀伊日卽令偏武士合爲二十七人而令此獄情旣無他端伊時光景別無可疑故不得各招帿矢段圖畫上使

巡營題詞曰中矢傷人命者當分無心有心是如乎悤呼

矢去之聲而使之回避者呂龜之恐或傷人也既聞矢去之聲而安然仰着者斗乭之必無疑慮也設有必殺之毒心若非由基之妙手安能於百步之外一箭即斃乎其妻之供乇無嫌惡乃兄之招只願速埋於此於彼其無惡心的然可辨覆檢一款依所報安徐屍體亦即出給為旀呂龜段雖無可殺之端正為過失之殺以此照律罰金四十九兩依法收贖給付屍親為乎矣凡鄉曲射會誠一弊風為科工而君射固其宜也為燕游而作契亦云過矣當此細耘之時徒為放蕩之游致此殺變同伴諸人所當科罪姑為參酌此後各別嚴禁帳布段自

本郡屬公俾無後弊○按大明律云過失殺傷人者各
準鬪殺傷罪依律收贖給付其家請白過失殺人者依
死罪贖銅錢四十二貫四十二貫者四百二十兩也東
人誤以百錢爲一貫凡收贖錢皆收十分之一似與法
違然國瘠民貧不可加也我之邦域折長補短方千里
者二此之大明之十三省亦不過十分之一以此言之
贖錢之徵什一亦無傷也罰金者黃金也以錢爲金亦
非矣其云四十九兩亦可疑
故誤之劈四擧棒擊擔飛札誤中根由爭水實因被打
全州民申德文打李水萬 檢案闕

判付曰德文招云偶然手中之籃木撞却背上之支機錐未爲近理之說亦足爲可欺之方檢覈時何不一番查問是隱喻論以獄體未免疎漏德文身死更令道臣詳查狀聞後稟處支機所以擔攑方言也

判付曰姪女婿而親如親女婿從娚妹而親如親娚妹娚本與喃同方言妻之兄弟謂之妻娚同居一里之村同耕一原之田尋常情好槩可推知而所爭者灌水之微事所詰者言語之薄過非出故意專屬邂逅京外議讞可見純同此等獄情實合消詳但傷痕狼藉器仗見在三尺之律寧或低仰第於覆檢狀結辭如劈木折傷之說獄官以爲必爲之案朝家以

為可生之證何者木之如臂者誠大矣人之耳根雖曰骨多向必其視如臂之木堅脆頓殊以此木而當此處骨則易碎木則難折而令其木折矣此豈非打支機之時以木當木以至斷折者歟耳根去背上不遠而背上之支機方受折矣橫過之勢延及耳根則血瘀堅硬皮膜相離非此時之所傷乎假使如臂之木當着耳根必當綻裂漏坼血流作痂豈止於血但成瘀皮但相離硬但微硬而已哉況且耳根本係速死之處法例不得過三日豈能拖至七八日之久乎以此推之方其撞打之時本意專在於支機折木飛着於耳根其死由於此木其情不在於辦殺背後無

撞著之痕耳根乃攅受之厄信乎無窮者獄情也緣情起疑緣疑核實畢竟是打支機而已此不傅生安得無寃德文身乙特為減死定配

臣議曰周禮三宥之法再宥曰過失鄭玄之註曰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見首篇此萬世之經例也今此獄案其名則為過失其分則為激觸激觸致傷之名不見於無寃錄然此恒有之事也假如兩人對坐猝然發怒以劒斫案劒乃中折趯中彼顙骨損血出當下致死者法當奈何又如兩人積薪之下與之相鬪向薪擠之乃其薪上本有鎮石觸撞擂下頭骨破碎當下致死

者法當奈何又加一人與劈柴者對坐言詰劈者發怒
猛下一斧木片趯出正中彼額當下致死者法當奈何
若是者不可勝數第一當曰刃傷致死第二當曰石觸
致死第三當曰木觸致死其三人皆當爲被告人不可
執作正犯今此李水萬之死其實因亦當曰木觸致死
不可以法文所無而疑其爲失格也此案 衡判宜表
章發揮載之法書不可但爲申德文一必作 悬教着
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故誤之劈五 猛以棒毆詐云木壓根由奸淫實曰被打

海州民趙汗武殺白昌大 刑曹啓曰趙汗武獄事段

交奸義女本非深怒之事助勢堂叔豈爲切憤之端而趙汗武始怒於釵環之潛偷更慍於暮夜之来責勸吸煙草外若主客之接待荷出木杖終使項頸之撲打用意陰慘下手兇毒竟致卽地之昏仆仍至翌日而殞絶殺獄何恨而豈有如汗武之極兇獰者哉捕捉於經年之後可見乾道之孔昭推諉於束木之壓難欺傍人之共覩則情節已盡彰露抵賴尤極兇獰更加嚴訊期於輸款何如

本道啓曰令此趙汗武所云材木壓殺之說極其虛謊全不近理是自如乎此獄公證莫如乎幼漢平生所居隣

彼此皆無忌憚每舉綱目之真境以證折項之實狀已
自初檢至于今査一辭直陳無異畫出與世春延大之
招沕然同歸此豈扶抑於其間哉若使汗武初非打殺
昌大真爲壓死則其父其妾又何以十於昏倒納招於
初覆檢乎其妾之言曰蒼黃對檢昏迷誤招而初覆納
招非止一再則每每昏迷沓沓誤招有是理乎初直供
以其驚惶之時真情自吐也今日粧撰乃於獄老之後
窮詐漸生也女不敢護子妾不敢護夫已成斷案更無
疑晦(是乙去)惟彼汗武敢生疑眩之詐創出木壓之說世
春家咆哮之狀無人不知而謂之初不往來幼漢等煙

草之饋有證可據而謂之初不見面認爲盜賊出而追
逐云者言言苟且節節穿鑿是白乎旀真贓盡露無一可疑
情跡至譎有百難貰取服償命宜不必緩依前訊推恐
合獄體令該曹稟處爲白齊旀李召史段殺獄嗚寃何等愼
重而鑄張爲說妄干天蹕罪在誣罔有難容恕自臣營
從重科治是齊○評曰以父證子以妻證夫法之所禁意
者當時檢官鉤問事根而一打昏倒之說牽連出來也
雖然州查道啓宜云欲知事根非使立證而真情既吐
實犯逐著而已專以其父其妻之招立之爲公證恐於
法例未允也

故誤之弊六〔當面直刺誘之誤認根由使氣實曰被刺〕

江東民韓必周殺盧朔弗初檢跋詞曰今此屍體仰面喉嗓下稍左要害被刺處〔評曰起句已有二病喉嗓在內之氣管也旣云仰面當云頷頦稍左喉嗓豈外顯之物乎此一病也法文所謂要害處其名甚多至於喉嗓不可但以要害言今以斷喉名曰要害被刺又一病也〕皮肉緊縮四畔血瘢行兇刃子又有血痕對面刺人右手行兇明白無疑〔是遺〕屍身兩手無刃割之痕必是不知不覺之中被刃甚氣〔評曰甚氣二字亦病〕霎時之間一刃致命洶合於無冤錄被刃致死條〔評曰十一字贅〕故實曰〔段〕以被刃致死懸錄〔評曰胡不曰被刺〕必周之兄石周悤向李廣金告之曰吾弟刃刺汝弟〔廣金朔弗當是異父昆弟〕必周亦曰

既刺回視乃是盧朋弗是如為卧乎耶正犯段以韓必周懸錄為乎旀上項韓必周秉醉亂言已見悖戾之習迫毋索刃可知究竟之性而託夢詼荒極為虛妄認人為木尤是理外抽刃殺人必有其祟而隱忍不吐欲免故殺之罪誠萬萬巧惡是乎旀李唐實段春栗之雄與必周行兇之處不過咫尺間隔籬之地則當時光景萬無不見之理而一辭隱諱終不直陳是乎乃作餅付癤之說渠既親聞故以看證懸錄必周段汝弟被刺之說至發渠口則事當盤問是乎矣係是證弟不得取招○評曰如此獄事實曰無疑詞證無疑惟是結寃之端在所盤覈覈之尤覈

卒無根曰則或歸之於狂易或歸之於鬼物猶之可也

草草數句都不理會豈其可乎

覆檢跋詞曰傷處與初檢同實因段以被刺致死懸錄爲乎旀必

周之言曰夢兆不吉略飲酒盃冬衣不製與母爭詰方

欲自刃瞥見䏎髴疑爲鬼物直前一刺是如爲臥乎那節節虛

妄萬萬兇獰是遣諸人之招曰常時酗酒不順其母悖戾

行亮可以推知是乎乙是去乘醉刺人假託鬼物欲免故殺之

罪者尤極巧惡是乎等以正犯段以韓必周懸錄爲乎旀李唐

突段忽聞必周母急呼殺人之聲雖曰生㥘而逃避必

有悉見之情跡以看證懸錄韓石周段事係證參不得

取招

判付曰韓必周獄事段此獄與平壤朱達海獄事刃刺則一也承款則一也達海之置諸生科者槩在法則當誅而衆情則當貸故耳至若此因對母肆惡情理絶悖而無倫託夢行兇供語求說而不得拔刃於其母之前者遑責於刺人乎卽此一款爲斷案含憾有無不必更問連加嚴刑斯速考覆

臣議曰設有含憾必非當報之仇則問之無爲也然有惡而殺之則厥罪確實無故而殺之則厥罪虛妄或者斬絞有差耳

故誤之辨七 擴脇力撞歸之酗亂 根由使酒實因被撞

固城民千奉巳殺趙中達　査官報狀曰醉裡交鬨雖緣無情之事緊處被損終成必死之案而奉巳之於中達卽是場市同事之人雖刀析利自是駔儈之本色盃酌取醉易致鬪鬨之悖擧呼兄呼弟非無平日情好說来說去轉成一場血戰畢竟生與死之判眞是幸不幸之致右脇傷痕堅硬周匝如不用力搗等曰勢自撞豈若是重傷乎一部成案别無可疑連加嚴訊斷不可已

别諭曰两箇醉鬪一團滚合而先仆者居下後顚者在上固勢耳居下者必欲突起在上者轉加力壓如是之際手

雖不犯膝則偏撞況酒力俱湧酣戰莫過彼此之卽地免
死誠幸耳畢竟八日之後中逹之曰此不起非乂伊酒倘
或使彼先仆使渠後顚則其所受傷其所致命奉巳亦中
達且以諸人之招觀之本無嫌寃素篤親好衆口一辭無
少叅差原其彼此之本情豈有毫分相害之心乜葉錢之
買酒相觧一貫銅之問病委恤沒知非生怯而然也歟於
義城李同致獄案酌逡者千奉巳爲先刑放
臣議曰周禮三赦之法惷愚者赦之爲其癲狂迷亂無
所分辨卽天不知高地不知厚父不知尊兄不知長東
振西觸無異木石故聖人制法赦之不治此揆諸天理

而協度諸人情而協也酗亂者危時之狂也當其方酗之時其不分天地不辨父母誠與癲狂者酷似而無别然三赦之法酗亂不與者惷愚是天作之孼酗亂是自作之孼時不可並赦也及其既醉之後雖不自由湃其方飲之初豈非故犯明知自己之性原来使酒卽宜節飲以遠罪顧可縱欲以陷戾乎夫王者制刑不惟惡人是族將以示萬民以嚴法使知如是則死而相與懲戒耳刑惷愚不足以懲勵萬民故聖人赦之酗亂不可赦也且以爲死者生者其罪相同一死一生皆係數厄而赦之則臣恐議獄之法自此不嚴非所以詔後世也角

觝戲也勝者恒勝負者恒負勝者力強恒在人上負者力屈恒在人下不可曰幸不幸也兩人共鬪一顛一仆亦必強力者居上弱劣者居下居上者勝等居下者腦傷此是以強而殺弱豈得云幸不幸哉大凡鬪毆之獄查其事根都是兩非甲起乙應與之滚合其憤怒之勢皆同其厮殺之心皆同論其曲直毫髮不殊畢竟弱者被死強者償命豈得以幸不幸而恕之乎此皆不恕唯獨秉醉者恕之臣恐下上之民日崇飲不輟以爲免禍之良方也周官萍民之職幾酒謹酒唯恐民之縱於酒若酒誥則曰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

予其殺周公之政凡羣飮者殺之矧因酒以殺人哉凡

兩醧而一死者斷當償命恐不可以一時權宜之

教引之爲恒典若此獄者以查官報狀有曰勢自撞一

句故 聖念疑其或過失有此處分也

瘋狂之實一惟人如牛素稱瘋狂根由使氣實曰被打

金川民李時同殺裴魚屯 覆檢跋詞曰今此屍體仰

面段小小皮損只是被打顛仆之時磨損地面之致是遣

合面段腦後破綻處斜長一寸三分穴深一寸一分手

按有骨碎之聲殆若破甕之危盛於布囊尚有糢糊之

血凝於毛髮是乎如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爲乎旀趙三

得之招曰小人急呼人死之時時同自言曰我旣殺人生不如死自爲結項是如爲乎旀崔䢖同之招曰小人逃避之時一瞥回見則時同先打魚屯次打牛隻手執木椎是如爲乎耶耶執木椎行悖之時以爲器仗結縛之時猶在其手現納於檢場是乎旀見其牛隻則一角脫落是如乎當時氣勢牛角猶落是去乙況老殘之魚屯乎正犯段以李時同懸錄爲乎旀看證及鄕甲里任等之招曰時同平日素有狂病而氣降心定則無異平人是如爲卧乎耶打人破腦雖出狂氣聞死結項乃見本心是乎矣當時之事今乃曰全不記得此是粧撰之意是如乎納招時言辭無一顚錯

狂病之自言全事漫漶未乃云無辭發明無異乎當場遲

晩旀是乎其弟厚同所當一問而逃躲之後尚未執捉是乎

旀行兇器仗段圖形上使

巡營題詞曰殺獄何限豈有慘毒如此者乎不知不覺

之中猝逢獰椎無病無故之人卽地致命當此之時買

灰諸人亦皆奔避或竄林藪或隱村家則手勢之兇毒

怒氣之暴急推此可知如非次骨之結寃豈至下手之

此酷一擧一打之狀隻同立證人死吾死之說兇身自

道傷處狼藉證援明白是乙去乃敢以死中求生之計歸

之於顚狂失性之病殆若全不記得者然先何病而擧

椎不辨人畜後何心而結項若有廉恥俄頃之間判若
二人彼果為狂心此果為眞心乎狂病之無時發作若
招諸招雖若公證而覆供辭無一顚錯其眞其假孰能
知之三尺至嚴不可以浸漶之招歸之顚狂乙仍于郡守
仍定同推官待用刑約日會推嚴刑得情爲旀病狂一節
不可不詳覈發作之果然無時光景之本來如何干連
諸人及隣里諸人處更為詳覈取招牒報爲旀諸人之許
久滯因可憫姑為保放以待同推爲旀屍體出給即使埋
葬○議曰周官司刺三赦之法第三曰惷愚鄭玄曰惷
愚生而癡騃者大明律癈疾犯流罪以下收贖殺人應

死者奏聞取上裁續大典曰癲狂失性而殺人者減死定配經所泰愚註云癡騃者癲狂失性包在其中律所云癡疾者聾瞽啞瘸身有痼疾之類非癲狂之謂也但狂有多等有負瘣失性由不得自已者有本習悖惡慝戾恣睢不畏天不怕地自任以狂使氣逞惡者此二種不可不明辨上所言者引續大典傳生可也然按之有痺有痺之民奚罪下所言者勿宥勿赦爲民除害可也令此李時同者似係爲民除害之類但不見全案未可詳也○評曰無故推殺則是真狂也有忿泄憤則非真狂也真結忿之端或有或無最宜詳覈而檢狀無所論

題詞無所詰何其疎也詳其根因則狂與不狂自當顯著令也不問根因別探其狂與不狂亦勞乎。

瘋狂之肴二 刺孩如羊素稱瘋狂 根由使氣實因被打 。

豊川民吳載默殺五歲女尹德〇覆檢跋詞曰令此屍體目擊手按極其殘忍遍身上下無他傷處獨其背左脊肋間稍下處有刃刺一穴正當衣裳之會村兒衣短衣不掩裳逢着兇人狂眸迷離兒驚仆地嘗見體露信手刺去則衣裳無割理所固然上項傷處長幾二寸濶過五寸其濶稱是實因 段 以被刺致死懸錄 爲孚訴 菜刀刺殺之狀不下一杖兇人自服與屍親等諸招一皆洶

合正犯段 以吳載默懸錄爲乎旀 載默狂易之狀若招證招同然一辭分叱不喩取招之時聽言觀貌眸子閃忽言詞荒亂舉頭截尾問東荅西語無倫脊殆不可了只撮其可解者登諸文案是如乎殺害之端必起怨毒而五歲之兒豈有可怨其文居遠其母至親歷數平日亦無怨毒是如爲臥乎所狂夫操刃愛憎何擇觀其所爲直一風癲天下之事變無窮人心之巧詐多端不可以狂易之說輕斷重獄嚴刑得情不可以少緩是乎旀屍親輩之遲然發告里任等之前却日字似有隱情而此於獄情似無關係亦非平問所可覈實是乎旀干連吳明曺屍親尹敬五及

看證切隣諸人段仍囚郡獄爲乎旀金召史段不可以妻
而證夫吳明一段係是猶子與猶子故依法典不爲取
招爲乎旀行兇器仗錐曰菜刀鈍刃若新發於鍘而血洗
泥傅不可識別故熾炭燒紅乃以醋洗則抻限汚痕顯
然呈露故玆以圖形上使爲乎旀縣監自此還官○評曰
此獄似係真在跋文亦殊明白

冽水 丁鏞 輯

祥刑追議八

圖賴之誣一(假縊埋文背賂乃告根由使酒實因被打)

順興私奴致乞殺金厚先 初查跋詞曰開棺檢驗旣有新式事當依例請檢(是乎矣)厚先之瘞巳至十四年之久令雖掘檢恐無憑驗惟在處分(是乎旀)令巳詞證言之屍身傷痕一乞便同立證(一乞卽致乞至親)行賂受標致乞具巳自服可謂端緒畢露矣第其鬭毆之狀未有的證赴市之金鄭兩漢先歸賣酒路傍何許女人無處尋問(分叱)

不喻金石伊鄭大一之掐終有漫漶之跡不可不待用刑
究問是乎旀以傷處言之脑膛浮高旣係必死之處衣袖
漬血是豈死後之痕其爲被打致死十分無疑而致乞
而旣掩匿其斂屍末又漫漶其傷處毆打情節終不直
告除非嚴訊有難得情是乎旀叢回所納手標措語中待
長成復讎之說不近事理雖曰愚惷之民豈肯以此書
給俾作後考之資乎且其著署之跡二張各異順才所
謂遺失而追成者恐是實狀是乎旀至於叢回段人理滅
絶無可復言而旣利致乞之財而如之私和旋又作結
項之状明其病死末又徵索四百兩之錢而不得充其

意慾始乃秉憤告官此其意不在復父之讎乃欲賺人
之財也世世間安有如許窮凶之人乎此不待臚列自有
應被之律是乎旀致乞子德秋段法不當使子證父故不
得取招
覆查跋詞云云節騎牛醉戲真如致乞之招則豈非孟
浪之獄乎嚴回雖極究啍曰其父病忽地誣人要索錢
財有乖事情是遣致乞雖甚庸騃若無手把怯於虛喝浪
費錢物尤不近理况旀兩張手記多年秘藏視若護身
之鐵卷終為閱實之左契當初殺死推此可知至若騎牛
還墜面有塵痕之說莫掩一乞之直招陰設落傷之疑

端獄未老而奸已生矣○議曰若如初查之狀則嚴也與雖私和取其父屍假作結項之狀此與試父者奚間焉貪財賣屍藏標為質以至十四年之久猶耽索賂之不已竟目谿壑之不充始乃發告如此之獄何為而追究事原乎假使犯人斷人脰而決人腹此是餘事惟嚴也是鞫是訊可也況取父屍而假作縊痕者乎兩檢論理皆歸重於犯人漫及於嚴也此拘於格例而不知變通者也私和者有律圖賴有律而嚴也之罪直於弒逆上房照始可以正倫綱而敦風教不可但以私和圖賴論也

圖賴之誣二 嗾證殺妻索賂不售 根由吝財實曰被踢

白川民趙載恒殺其妻尹召史 檢案闕

判付曰大抵獄體雖以實因爲主必待詞證具備所以重人命也令此尹女之脊背傷痕上廣下尖或云如梨葉或云如柹葉其爲踢痕原不分明至於詞證都無可據屍親之所執而爲言者不過曰一村喧傳畢竟言根歸之於法不當問之一箇童婢斯豈非大疑案乎又以踢殺之說喧傳一村則趙鍰以舅甥之親何不登時告官惟以厚埋之說徵示索賂之意乎渠輩之不卽告官眞出詳探之意則畢竟探得果是何事乃發於踰月之後乎凡此諸條皆係

情理之外前後檢官一不詳覈豈獄體乎此獄緊證只一
童婢以婢證主雖有法禁出自童婢之口傳入可遠之耳
其間傳者必有其人乙是去捨階而升堂無船而越津乃以
一村喧傳四字作為斷案是誠何許獄體乎末曰營題一
次盤問而可遠之言曰坐於庭邊暫聞人語欲問言根人
已散去言之虛謊胡至是也推官不復究詰監司不復置
疑遂以載恒為正犯容易錄啓豈審克之意乎初檢官覆
檢官並令該府拿處卿則從重推考卿其別定查官多般
考覈以聞

查官報狀曰李可遠前後之招其所為說不一其端所

謂等磕之說今以裴女卜德九月等三女子之所供觀之廚中之竅野外之謳專著於卜德身上而卜德之言曰前則受囑於可遠令則受囑於載豊是如爲旀乎耶女心無恒受囑則同而兩囑之間必有一是籍曰前囑為誣可知後囑為實矣可憐之謡謂出可遠之指教而可遠於此不能自明則農謳一節亦歸可遠之囑出是遣裴女五月又曰殊常之語聞之於可遠之妻此亦可遠自唱自和者也可遠之終始為證者卽九月井邊之語而今聞九月井泉遠近之對則語窮意沮或云只聞其聲原無質問或云文案之上必是誤書是如無辭遅晩是遣可遠之

立爲本證者不過趙鍑而趙鍑之招旣出可逺之辭遂
窮厚塟之說旣服其先裵里會之事又服其自主誣罔
之罪斷斷輸欵是如趙鍑之於尹女憐其無毋身自鞫
育嫁於同里朝暮顧復名雖舅甥誼同母女假令尹女
之死果由其夫之踢則其哀憤必報之心宜無加於趙
鍑是去乙至親之趙鍑力挽其告官逺戚之可逺力圖其
成獄身往鄰境強招數月不奔哭之舊奴使之發告者
豈非常理之外乎包樂禍之心而欲報刑配之憾遂無
妄之財而陰裵厚葬之說其諸招一變初訐歸空則隨
問隨服殆無餘情唯其造謡惑衆唆人誣招一斷猶復

稱寃蓋以漫漶之詐苟圖僥倖之生也反坐之律斷不
可已是乎旀趙鏝段隨可遠之指使陷載恒於殺妻是乎乃
老病昏憒不能自主察其情實宜有参酌
本道查啓曰原初起怒不過升米之故畢竟致命亶出
邂逅之厄是白去乙李可遠身以跡戚不聽力挽之親舅啗
之厚利張招遠居之舊奴必令告官掘檢於旣葬四旬
之後忍暴婦女之屍受檢仵作之手是可忍乎吁其甚
矣索賂之詐不售報怨之志継起雖出婢僕之輩以宿
鄰保之證百般搆虛必欲逞毒是白如乎卜德廚中之見渠
所囑也裴女田間之語所嗾也耘伴升米之謡渠所嗾

也五月路上之語言根反抵於其妻九月井邊之語逭辭又屈於對辨則其自唱自和無中生有之跡節節綻露無辭自解是白乎矣猶復忍杖抵賴吞吐漫漶終不肯遲晚是白遣趙鍍段厚埜之說里會之事雖已暴實當初之不能堅挽中間之隨人誣招論以法文自有當律上項兩人段仍囚臣營獄以待處分案 御判令軼然卽命傅生故柳重彩 御判中歷擧殺妻傅生之人而趙載恒入於其中○議曰大明律有圖賴誣告之律尊長之屍卑幼之屍至親之屍踈遠之屍其律各殊私自圖賴其罰或重或輕若旣告官皆用誣告反坐之律殺妻旣

是絞罪則誣者亦當絞也但尹女之死似由被蹋李可
遠有裴人陰事造謠指嗾之罪與自誣者有間矣

圖賴之誣三 文死不告繼讎索賂 根由使氣實因被打

延安民鄭通義殺宋德元　巡營題詞曰此獄既無詞
證之參見又無元犯之取供則成獄一款姑難議到是乎
矣要害之實因既甚緊重透膜内潤又合刃傷而投擲鐵
鏊俗名曰加乃當著面部檢庭諸人無不聞知分叱不喩見殞命
而逃躲挽屍親而乖和爲渠戕殺之真贓可見裴明之
無辭取服償命斷不可已是去乙殺越人命乃敢逃避致
使獄案不得究竟亦爲尤極兇譎正犯鄭通義身乙各

別議詞期於不多日內捕捉爲旀屍親千年段其父被打之後旣不執捉犯人先期呈狀其父已死之後乃欲徵索錢人晩時發告斁倫蔑理莫此爲甚同推時嚴刑一次取招爲乎矣私和之詐不但傳說浪藉抑亦若招明白孰先私和孰又居間事當一一究覈而旣發其端終無段落何久詳審丁處寬旣是通義家隔籬居生之人則德元被打之狀必有所目擊而流言傳聞顯有隱情並只更爲推問爲旀光伊段其父旣逃姑先捉囚事固當然而至若取招之舉未免證父之嫌覆檢之當問而不問不當問而問旣甚疎忽又違格例是遣實因懸錄何等審

重而不錄於當錄冤無異全然遺漏通音等文字又非法文所載而翔出懸錄之例初檢之此等做錯亦宜有警初覆檢官刑吏一併着枷上使事○按父死不告徵索錢人要售賣屍之計此非圖賴而何此雖與自戕而誣之以被殺者不同而賣屍之罪不可不懲將白其罪未成乎既逃而告明已受賂千年之嚴究痛治未可已也

圖賴之誣四 父既自戕誣人報怨根由報怨實因服滷

延安民李元卜以趙綺里致死被告 初檢跋詞曰令此趙綺里屍身先行乾檢次又洗檢則右顴角皮脫一

處僅如豆尼明是抓搔之痕不可謂之傷處是遣仰合面
遍身上下純黃如常不可謂之被打是乎如屍親之招始
云被打要售報惡之計忽云服滷遽發不間之說故先
索滷器得於庫中是乎所置器之處地凹成痕察其圓圍
果合滷缸是乎旀銅器熬滷果亦成鹽以手摩滓狀如微
沙是乎等以實曰段以服滷致死懸錄爲乎旀綺里者老赤之
父也子逢損徒之罰旣難擧顔於里中身經元卜之鬪
又復懷惡於心內溘然自戕蓋以是也然元卜之初不
把手三與之招旣甚明白三鄰之供同然一辭是乎所李
元卜段姑以被告懸錄熬滷之器盛滷之缸紙褁印封

以待覆檢○評曰無冤錄服滷條有髮亂指甲禿脑前有瓜痕身不裂飽腹不胖脹諸語旣以服滷爲實曰則凡此形證宜亦査驗而今此跋文全無所論疎矣且凡人之涎液皆有鹹味煑之成鹽不但服滷死者其沫成鹽見無冤錄增註則篁以熬涎成鹽執爲明證亦疎矣

巡營題詞曰遍身檢驗旣無傷處之可疑亖與鮮鬪未見把手之實狀分叱不喩滷器盡空已裂於苦招涎沫成鹽又驗於檢場服滷致死斷然無疑成獄一欵非所擬議屍體卽時出給爲放李元卜段老赤之以少凌長非曰無罪酒後薄失呈狀里中施以重罰以致其父之自戕是遣

趙老赤 段 其母發告不卽挽止使其父屍暴露多日由

前由後不可全釋各嚴刑一次放送

別人之誘一 怕死救療乃誘逃人 根由報怨實曰被嚙

樂安民孫病漢殺韓召史 檢案關

判付曰樂安因孫病漢 段 向來判付時非不知之第曰其名而想其人或慮是病瘵之漢未必作殺越之擧 是遽 渠之前後變辭一直推諉於在逃之崔妻者亦不無一分然疑之端故令待跟捕究覈以聞令焉崔妻之供出而韓女被踢時光景瞭如指掌牛黃鷄粥之而傳躬饋孫家崔屋之此毆被責以至隔一舍過三秋之聲氣相通者輒歸之在逃

各項隱跡皆明白呈露矣書啓所謂誣援淺如冰釋情節轉成鐵案者誠得之另飭推官加刑得情爲旀無論虛實崔感同之妻鬪場之在傍看證者也亮身之藉口掉脫者也移在按壤之地恒作趁虛之行則名以跟捕初不致意乃於年久行查之後始爲現問者揆以獄體萬萬稽忽該守令旣經論勘勿論不飭之道臣並推考爲旀兩屍帳之小大相左令不必追究而檢驗事體至爲嚴急雖在寒凝之時不容晷刻之緩觀於過去守令亦令行檢之法可知則順天光陽寶城等三邑互相頉移至使夏月屍體腐爛莫憑誠極痛駭前道臣之不卽狀勘只治刑吏失之太寬從重

推考爲於三邑守令段待稅穀裝發並卽拿問定罪擧一可
以反三自御曹以此判付知委諸道若有檢驗時謀避報
移者是去等毋得掩覆直以拿問重勘之意措辭狀聞事嚴
飭行會仍載本曹受教

臣謹按獄起而人有逃則犯人例諉此逃者檢官例疑
此逃者此其跡有足然者矣然適會移居者取之爲逃
命指揮唯意者遣之以藉口者又往往有之矣深於人
命之學者宜知此種物態

別人之諉二 行兇戲場乃諉逃奴根由使氣實因被打

渭原民李明重殺趙丁化 覆檢䟦詞曰令此趙丁化

屍身仰面段頭顱之上骨碎作孔右肩之下紫黯堅硬
合面段肋下之傷大如蔽葉血凝堅硬被打諸處俱係
要害是乎耶燈檠爲物上輕下重揮打之間燈火已滅破
傷不辨憤怒未息加以足踢內外受傷仍以致命是乎矣
踢痕無一安破打痕至於骨折乙仍于實因段以被打致
死懸錄爲在果大抵蕩子圍聚頭錢爲戲忽地風波有此
殺越是如乎將突便同家奴士奉亦是傭奴而一詞立證
無所隱諱是乎則明查之爲正犯更無可疑是乎矣戲場頭
錢謂無是事而其日之夜往于舊邑與承仁隆者作伴
釣魚是如乙仍于承仁隆者捉來查問則釣魚始舍其日前

後初不逢着是如爲乎所死中求生誣罔爲說其所行兇尤爲灼然正犯段以李明重懸錄是在果奸狀旣露又變其說誘之於逃奴壬突是乎矣但請官捕無意捉納是乎所明重之文夢齡以本郡土豪敢生捉龍之計令作誣冈之招陰囑壬突故令逃去其所設施如見肺肝而父子至情千方百計欲活其子亦非異事故置而勿論爲乎彌行兇燈槃圖形上使○評曰被打之痕雖至三四擇執其一以爲致命之傷此按獄之法也頭顱骨破旣非他傷之比則執此一處以定實因可也而通執諸傷混稱被打又以內外受傷回圖爲說可乎踈謬甚矣 將突便

同家奴士奉亦是傭奴則以奴證主法之所禁而檢官
為之乎 御判曰締結同類搆誣上典嗚呼 聖照其
無涯矣
判付曰傷處痕籍詞證明白行凶情節更無可疑而一味
抵賴尤涉凶頑是隱乃致死人趙丁化被打於永萬之家而
致命於壬突之房此為可疑奸淫之說雖不足準信還土
奴主之分本不嚴截締結同類搆誣上典亦難保其必無
壬突之一向在逃尚未執捕致使元犯藉口者揆以獄體
未免疎漏是如乎明重身乙良姑為停刑在逃壬突身乙刻期
跟捕嚴覈究竟之意分付該道

別人之誘三 行兇戲場乃誘同伴根由爭財實曰被踢

永柔民康得孫殺金福同，初檢跋詞曰實因以被踢致死開錄爲乎旀足踢福同者非康則中參見無人互相推諉是乎乃福同自被踢之後每云得孫踢我此乃屍親之招也及夫得孫之往質也答曰吾雖迷醉豈不知打吾之人得孫於此無詞可答乃曰無可奈何此乃里任之招也康得孫段以正犯開錄爲乎旀申長明段旣有院直父子之招亦不可以干連論斷乙仍于以被告開錄○

評曰告者屍親發告也屍親發告而其有實犯者名曰正犯屍親發告而初無實犯者名曰被告此法例也今

此中長明雖有院直之誣招本無屍親之發告何以謂之被告乎屍親告甲而法官執乙以乙爲正犯以甲爲被告此固按獄之體也屍親告甲而里任誣乙以乙爲一被告有是理乎初檢失格如此而監司不知督過斯亦踈矣然則奈何中長明者干連也長明若有所犯當爲正犯如斯而已

本道啓曰此獄段被打當速死之處致命在三日之內償命一款更無可議死者既已明言里任皆聞實狀是乎去乙探囊而竊鐵誣引他人碎枷而越獄以冀逃命究厥情節節節凶獰原初立證之安召史末乃直招中間隱

匿之金萬采旋卽納招則得孫於此智窮力竭時以醉
後起鬨跆同戲詬之事院裏鬬閧適無着證之人法雖
難饒情或可原是白乎矣威脅申長明而勒受手標符同韓
振彬而疑亂獄情此在渠尤爲斷案如此覔徒之類若
不正法三尺之律將無所施依前同推期於得情
判付曰得孫之證多至八人而俱出傳聞長明之證不過
一人而輒稱參見有口同辭少難敵衆貴目淺耳一可服
八是遣威脅長明而勒受手標符同振彬而潛越扞從雖是
得孫之斷案安女之六次納招屢變其辭而畢竟以長明
立證者不下四五是乎所鄰里居生雖曰情厚非親非族豈

至於連受毒刑固守前說乎未知有甚賄賂潛行其間抑
亦純是老妄不愛其身是隱喩以此以彼齟齬疑晦不可以
已成鐵案置而不論更令道臣親執詳查啓聞後稟處
本道查啓曰此獄正犯非康則申若以證左則十聞不
如一見長明難免正犯是白乎矣到今安女一變前招其所
爲言俱爲條理則並與一人之證而又復歸虛矣得孫
到此何以發明當初鬧端起於醉場末後毆踢至於死
境院在路傍時值場市竟日往來不止賭戱之伴半晌
爭鬪必有參看之人是白去乙則人姑捨院直母子亦云不
見實曰雖曰明白着證不能該備是白乎矣前後會推再三

査究得孫之爲正犯已成鐵案吏令推官嚴覈得情是白

乎旀中長明段置令姑囚以待處分

判付曰八人之證雖屬傳聞死者之言卽是斷案証引不干之人雖出比鄰之招以至於解枷逃躲國有三尺得孫不宜生出獄門中長明段以此曉諭卽爲放送康得孫段連加嚴訊期於取服爲旀文女女子隨招隨變疑亂獄情渠雖愚蠢寧容若是文女段旣過除刑之年參酌決杖放送其子韓振彬段加刑遠配俾西土之民知有國法爲旀奏御文字在所敬謹況殺獄文案一字一句人之死生判焉問目跋詞之外獄官例不敢少加修潤近觀本道文案磨琢

大過罪人供招亦皆鑒鑒舞文多失按獄之體亦非懋實
之義該道 臣 推考自御書關中飭
別人之誘四 梔殺官差誘罪里正 根由討賂實目被打
黃州氏韓德老殺姜士云 查官報狀曰蓋此獄事死
曰之直招少無持難里長之救療似有所犯五孫之四
寸立證番景之三招矛盾果如書啓俱涉可疑故應問
諸人等依關辭各加嚴刑多般究覈則文案之疎漏者
自抵洵合傳聞之疑晦者都歸辨破 是如 韓德老聽言
觀貌兇頑狠毒與衆對質傳事虛唱傍若無人方其當
面而辨詰至欲舉枷而朴繫查庭之放肆如此鄉里之

行惡可知其毒拳猛踢至於殺人何足怪乎致死之人姜士云以坊主人之雇工憑前日推捉之官威扭平時討索之舊習路逢德老堅執不捨則德老自以逃避急於躲避或扼項頸或執胷囊初非有心於殺人而士云則死矣兩檢之直招在衆人共觀之初故不敢全諱同推之變辭在其母教囑之後故忽地推諉而手燒扶執之說元無來歷叔家往宿之招自歸落空則當初之殺𡖋自服無足疑者(是旀乎)金手燒(段)以至庸極劣不辨菽麥之人孤寄他鄉四顧無親而身爲本村之里長常爲主人之使役故與士云平日往來顔面親熟(是乎如)士云

諱其主家之見逐稱以官令之差送是如可被人毆打臥
在路傍則負去而救療常情之固然是遣所謂里長係是
若役人所厭避故見差此役者皆是賤類地醜德齊情
深顔熟安得不負去救療乎不可以此疑其有犯是乎旀
韓五孫段蛩蟨相依雖四寸之可貴德老行兇非一口
之可辨則只從聞見隨衆作證固不足責況德老以自
己之口不能自諱於平問之時則五孫以親戚之情豈
可晉歸於嚴查之日乎依德老首實之言告士云毆死
之狀於理宜然不可以同堂之立證致疑於別般之隱
情是乎旀朴希景段病老聾瞶語無倫脊固不足輕重而

前以為士云自言被打後以為士云不能言語都係撲直似無歸詐亦不可以此致疑是乎旀其外諸人一如前招別無可覈之端○議曰凡推誘之獄在初檢猶可聽理日久變辭者不足疑也雖在年久之後以賤弱而推誘於貴強者間或有真實可反者以貴強而推誘於賤弱者百無一真若李明重韓德老之事是已

別人之誘五戕殺親黨誘罪鄰兒根由使氣實曰被打

龜城民崔守珍殺崔能通　本道啓曰爭鬨既出於戲場毆殺又在於昏夜正犯之推誘胥以為說干犯之諸人反歸者證論以獄體不無疑眩之端是白乎矣白召史死者

母

其父来傳之供明有可據（其父謂太圭）崔太圭（犯人父）即地

徃通之招不能牢諱而白召史則謂守珍毆打之說聞扵

其父（即太圭）崔太圭則以金同毆打之意即爲徃傳（是如）彼

此面質竟来歸一而白召史之初不推問固是檢官之

失崔太圭之令欲窮覈反有證子之嫌（是白如乎）金同他人

也守軫至親也（皆崔族）白召史忽掩正犯之他人誣引不

干之至親揆以常情似無是理（分此不喩）當初傳徃既在能

通未死之前則急據之際其父之不爲子隱容或無恠

到今查覈将爲守珍必死之案則事定之後太圭之推

諉正犯其勢固然太圭之招又曰仝金同以其幸逭之

故備給百金之資給太圭俾作養獄之需是如爲白臥乎所貸其
父而證其子語不近理分叱不喩假令眞有是事是白良置孰爲
眞贓訟其子寃足爲自明之端是白去乙不此之爲隱而不
發潛自受用是白如可到今查庭語窘之時欲爲藉口眩亂
之計者究厥心術萬萬危狡不可以其文之强辨疑其
子之元犯是白置崔守珍依前同推期於取服恐未知何
如是白如喩令該曹稟處是白齊◯評曰詞理條鬯奏讞之佳妙
者

判付曰崔守珍獄事段殺死之變旣在於昏夜元犯干連
最難分曉在太圭道理爲守珍掩諱實非異事而何心而

直傳於其母後何故而移罪於他人是隱喻道啓亦謂惡遷之際不爲子隱容或無怪事定之後推諉元犯其勢固然云者誠其的確分叱不喻太主者爲人之父目見其子之陷於死地抑獨何心忍嚇他人之重財反誣屍親以受賂乎亦其獄老生奸全無忌憚是遣雖以白召史言之爲子報讐之心惟讐之甘心何有於他意况金同鄰兒也身珍至親也捨卻應死之鄰兒挽引無罪之近親揆以常情寧有是理令番更查之令實出於死中求生之義而參互獄情似無可恕之端姑令依前同推

臣謹按太主旣云金同行賂於渠家云云金同行賂於

屍親二三其說何以立矣

別人之誘六鐮割其喉謂系殺凡根由使酒實曰被刃

平壤民康貴同殺李巳同初檢跋詞曰屍身項頸左邊刃傷處上頭淺而狹下頭深而濶至斷食氣嗓是如乎康貴同以右手執鐮子對面斫割故傷在左項而上頭起刃處淺狹而向腦後髮際下頭收刃處深濶而至缺盆骨上是乎那似此形症正合於無冤錄被刃死條評云以上十五字剩實曰段以被刃致死懸錄為乎旀康貴同段鐮打一欵欲歸之於大成是乎乃鬪後被縛之時渠之三兄系何畏大成之隻身順受其縛而渠系兩人又何以俱為逃

亡是旀里人来集之時亦何以大成鐮斫其兄是如自先倡
說爲渠發明之資乎貴同之爲此獄正犯斷然無疑乙仍
于正犯段以康貴同懸錄爲乎旀貴同身加同小同等段
既云同力鬪鬨所當一體取服是乎矣事係以弟證兄亦
方在逃未捕姑令中餳議詗◯評曰如此之獄一字宜
謹始既云斫割從而曰鐮打可乎斫而至割則故也打
而爲斫則誤也起刃處淺狹收刃處深濶則鐮以鉤之
以斷其食氣喉者也道啓書啓之畢竟置之於故誤然
疑之間者一打字爲之祟也況此實因當曰被割何以
云被刃也被割則割之者爲正犯被刃則刃之爲物本

自無情不可罪也讞之下字不亦難乎

覆檢跋詞實因曰被刃致死正犯曰康貴同懸錄

本道啓曰此獄段無辭受縛已是自屈兩爭迯躱尤爲明據分此不喻乘室中相鬨之餘則貴同所以移怒異昏夜難辨之際則大成必不誤認是白去乙敢以無倫之說欵爲推諉之計者萬萬獰頑加刑取服在所不已

判付曰康貴同獄事段已同之致命專由於貴同之鐮斫而初招再招乍吐旋呑終始推諉於大成之誤認者本律之外又犯傷倫之罪成獄償命無容持疑是乃總殺獄事體至嚴且重實因雖明必待詞證之具備者制法之本意豈

豈然哉如是而後始可以重人命而服民志故也今此責
同雖曰獰頑兇悖之人亦具秉彝則打其父而不恭於其
親怒於人而移及於其兄者若非喪性之人决是泥醉之
致其起鬧委折下手光景詳細盤覈於參着證左然後始
可以得其情實也此獄明證屍親之外只是林呂史及尊
位里正等招而林女則曰聞諸一村諸人面任則曰雖未
目見而一里諸人俱會覆檢結語只以一村公議勒為斷
死之明案所謂一村之人初不捉來取招只憑林女之一
言遽然成獄揆以獄體得無虛疎之甚乎初覆檢官并從
重推考為詠其時道伯狀題中有曰此非果是殺傷明是有

意故刺訊不窮詰其本情則道伯亦何以知其必然乎臆

決之失亦不可無警當該道臣推考大抵罪犯自罪犯獄

案自獄案不可以此疎漏之獄案置之録啓更令道伯另

行案查仍令具意見狀聞

本道查啓曰此獄段實囙雖的詞證不明詞證不明故

為元犯者敢生推諉之計至以傷倫悖理之說勒加於

大成大成過生恐怯變幻其招始稱鄰家之吸煙而竟

至落空終云其姪之轉死而又復歸虛欵巧反拙跡涉

疑眩特以貴同之招殆無人理故大成得免為此獄之

元犯是白乎那令以曲恕大成之心推之於貴同則貴同與

巳同居在沘鄰素無嫌惡且大成之當初觧紛出於同里之好意貴同之忽地移怒不過醉漢之常習轉輾層加頭勢不好則巳同之爲弟挽止亦所不已其在貴同少無可怒之端豈有移鋒之理只緣怒氣硼中醉眼無物三人相與扶執而是呼是吸一庭便成鬪場而或打或挽鐮刃旣接手勢橫落貴同之心未必在於巳同而巳同之死不幸由於貴同是白乎喩弟其鬪鬨之時村里一空依俙傳聞只是隔壁之一酒媪於是乎大成以其弟而見原貴同以他人而不免故互相推諉究竟無期是白如乎大抵審理之法不過曰情也跡也法也此獄以情則

無必殺之端以法則無參證之人今但執跡而論之曰大成之錯認誤刺必無是理貴同之乘醉行兇更無可疑遽爾直驅於償命之科恐非審克之道而獄體至重有難輕議茲敢參互情法論列陳聞爲白去乎更令該曺稟處是白齊

○議曰李大成者李巳同之弟也天下有捨其敵而刺其兄者乎貴同之誣引不過死囚之亂言大成之變招乃是愚民之怯聲今乃以恕大成之餘論並恕貴同可乎盖以犯人之於死者本無可怨不當輒殺故疑之既深轉爲曲恕之論也然無故發怒抽刃殺人者其罪益重豈可以非理而恕之乎拳毆足蹋或可曰不料

其死杖撞杵投或可曰不幸偶中今也直把銛淬之鏃徃斷食氣之嗓乃欲歸之於過誤將使當死者不死寃死者不償安在其乎平議也

判付曰晏貴同獄事段一查再查迄未究竟者特以詞證之不備也到今林女隅壁之聽轉益依俙金哥身死之後無路鉤覈於是乎道狀原情之論書啓執法之說出矣然而無論情與法天下事無出常理之外是乎如太成之解紛旣係好意已同之救象亦是至情則在貴同毫無可惡可怒之事是乙法彼貴同雖極兇悍苟有一分人心豈忍含惡於無惡之地發怒於匪怒之人必欲白刃相加卽地刺殺

而後已乎悍室色帝縱出無識之致怒甲移乙豈有故殺
之心此固常理之所必無是遣雖以酒湿之招屍親之供觀
之貴同之沈醉如泥不省人事可以推知酒固狂藥醉無
省覺則當面之已同必不省得在手之鎌刃亦必忘却胡嚷
辭跳滚做一團之際不但爲貴同之偶然誤擲安知非已
同之無妄自觸乎此則常情之所不能已是乎如令歲月既
久盤覈無處只從實囙之分明把作成獄之真贓終欠審
愼之道更令道臣親執按査出意見指一狀聞爲於審愼之
體雖不得不求生於必死之中起疑於無疑之地而貴同
之推諉大成此是死中求生傷倫絶悖之說是乙去道啓中

孰爲疑眩之端置諸黜黙之科豈意宣化之地有此乖當之論該道臣推考李大成良乙卽爲放送

臣議曰殺人大罪也乘醉而殺尤大罪也直以刃割之而殺尤罔赦之大罪也反覆舒究臣未見其生路也

欽欽新書卷之二十一

洌水 丁鏞 輯

祥刑追議九

異物之詫一 打死疫氓誘之馬踢根由使氣實曰被打

慶州民金嚴外殺金牙同 檢案關

判付曰決非馬蹄明是人毆正犯金嚴外即鎮營健卒也死人金牙同是販鹽疲氓也一騎一馱兩馬相觸嚴外曰此蔟怒轉相爭鬪以手戟之以石打之額角項頸及顋頰脊背等處傷損甚多分吐除良且其長廣分寸亦皆闊大而徧身痕損殆無斤隙參以證招行兇之跡明若觀火是如乎馬

蹄所踢豈得如是檢官謂馱貨載人之馬其蹄所傷豈及於額角耳根之後其說亦明矣斷此獄者當觀彼強此弱以別馬踢人毆是乎如將此文案及覆㕘究則此獄正犯非巖外而誰然正犯之招云行路之人有何嫌惡又云若有所犯豈不逃避推此兩說雖出粧撰之計亦爲舒究之端是喩乙此則道伯推官在焉如有起疑之端自可論理登聞巖外身乙姑令依前同推

臣謹按人被馬蹄一蹄則倒不受再蹄遍身受傷有是理乎鎭營之卒腰帶朱繩頭飄紅毛騎駿馬而橫馳專大路而豪驕其視塩商之款段若蟻蠓然迺此孱物唐

突相犯其一拳打死可勝言哉凡遭此輩之摧辱者豈
皆有夙昔之嫌怨是不足疑也

異物之訖二（打死弱婦誘之馬躝根由使氣實曰被打）

扶安民奴西山殺韓召史　本道査啓曰此獄肯綮專
在於人踢馬躝之辨（是白如乎）詳閱初覆檢屍帳參以各人
等供辭此獄明是人毆決非馬傷（是白乎旀）以屍帳言之左
額角之皮脫左眼胞之浮高左右太陽穴眉叢之色青
微硬左顋頰之血瘀微硬左耳垂之紫赤微腫左頷顏
之青黑微腫鬢際左耳根及左頸之黑黯堅硬等傷無
非要害致命之處（是白如乎）果是馬躝所傷而面部傷處至

於此多則宜有血肉糜爛卽地致死豈止皮脫浮高挨至六七日之久是白乎旀且馬之奔逸步勢濶遠而人面則不過楪子大耳假使誤被其蹦一處傷破猶或可也豈有眼耳額角顋頰頸頷均被其傷若是甚多之理乎况其傷處無一點蹄鐵之痕以無寃錄馬踏死條參驗無所襯合則其非馬踏灼然可知是白遣且其初覆之招曰渠馬奔出觸仆韓女是如爲白遣令招則曰扶上韓女載於馬背之際爲馬所墜仍被蹂躙是如爲白臥乎所五年前丁太之所騎令忽爲韓女之所騎乎况者證吳仁才目睹其拳毆足踢李龍奉朴鳳孫參見其倒卧流血其所納供

瞭如指掌分叱不喩韓女石打之說本亦西山之指則西山之卽地報復不言可知而到今還呑乃云韓女無石打之事死中求生何所不至馬踏之說旣已落空則西山之打殺韓女明白無疑如法償命斷不可已上項罪人私奴西山更加嚴刑期於得情是白齊

判付曰踼傷觸傷莫云人馬亦同拳打石打卽是挺刃無異道啓書啓俱甚的確西山身乙姑令依前同推

臣謹按無寃錄云牛馬踏傷在要害處一踏卽死或骨折或膓臟出驢騾踏傷較小於馬踏其傷之暈凝聚而成形與拳毆足踼者豈有難辨哉

豪強之虐 一 屬民受制土豪浅忿根由使氣實因被踼

慶州民崔柱敦殺李世恭 巡營題辭曰傷處之痕籍俱在要害元犯之自服不待刑訊具格同推考覆啓聞卽是次第件事是如乎元犯前後之招皆以醉中之事為言者蓋其免殺之心妄以為使酒毆人庶或原恕是乃醞酒殺人原無減死之法且渠真箇被酒殆無省覺則草賊之辱何以記得足踼之事何以想來其所以起憤也犯手也皆有節次非若亂醉之人東顛西倒渠何敢以醉之一字隱然為漫漶之計乎然其在檢驗之體醉與不醉宜亦一問於屍親及看證諸人而初覆之檢並無

所論豈不躁忽而檢刑吏為先附過縣監仍定同推官
以此題辭裝問目嚴刑取服而檢狀中金千夫招辭獨
以初三日為言此必該吏誤書之致各別查治之意枚
移施行○按檢狀取招不能一日句當或至數日或至
五六日而檢案之例雖異日所供皆云同日更推此必
當矯正者也殺獄諸招或初日直招數日而變辭或初
日隱諱數日而直告其間日子之多少時刻之久暫皆
可以可究事情以沒誠為其所關大矣豈可以五六日
之所供通謂之同日更推乎此須刑官上奏行會諸路
而後乃可以去其謬習也

判付曰此獄段體無膚節日致命不待參證已經款服其醉不醉而不當問跡其行兇不特情節之至陰慘而已此外又有寒心者崔柱敦雖方丁壯李世泰亦非衰老鬪鬨之時一般泥醉設令強弱之或異不宜拳踢之偏加是乙去解其帯而縛其手惟意敺打而自初順受莫之敢抗此無他也平日良民之視土豪甚於猛虎以至積畏約之漸至於被縛被敺而曾不敢誰何豈特一柱敦一世泰爲然哉土豪之賊虐良民至此而爲長吏者越視而不之恤援以法理寧有是耶此等豪横残虐之類決不一日失刑另飭同推期於輸情

臣謹按此亦醉中之殺也然其身力之強弱族類之強
弱本自不同故其罪為以強殺弱而冤分至嚴由是
觀之前篇千奉巳之判為一時權宜之教非法官之
所敢引也

豪强之虐二 頑氓醜罵土豪行威根由使氣實曰被打
咸平民安承應殺朴有才 初檢跋詞曰今此屍身仰
面段顖門傍穿破太陽邊堅硬俱係速死之處其餘傷
處亦皆浪藉無非被打之痕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
為乎旀以言乎本性則其妻猶慮相鬪先告義允以言乎
獄情則其凡毆乞私和追挽有恭若非狂悖豈有慮鬪

之心如無杷手豈有請和之言當初有才呼唱叱辱具
拏上下而近二百戶大村無一人出頭者惟彼承廉挺
身擔當首先杷手執其衣裾使之顚倒從又縛之於扉
柱灌之以屎溺皆承廉之所爲也承廉之言以爲與其
庶叔并力爲此是乎乃所謂庶叔卽義允出而解鬪豈有灌
溺之理乎又謂其叔自市爭鬪是乎乃本村距市越一大
橋恰過數里自市呼唱豈有是理況旀石崇之招曰其
在市中本無爭詰與渠同來是如乎雖出漫漶之計終爲
反拙之歸是遣義允往見之初業已顚倒若不下手何自
顚倒毒拳猛踢於此可知是遣結縛灌溺義允同參而有

才生時但言承廉之毆踢則其所致命正由承廉乙仍于

正把段以安承廉懸錄為乎旀義兒段不思挽解乃反濟

惡縛扉灌溺所把不少以干犯懸錄

巡營題辭曰觀此檢狀許多傷痕姑舍勿論頤門之穿

破流血右肋之皮脫紫硬俱係要害速死之處是遣泥醉

之人縛束之擷撲之穢物納其口中木屐打其頭上不

分緊歇是毆是踢及其氣息之將盡又令負送於遠地

纔經一夜遂至致命是如乎初招只執衣裾之說欲巧反

拙毋招打頭踢脇之狀無辭自服分叱不喻義兒未到已先

毆打臨死之言亦甚明白遍體傷痕出於誰手償命之

律無容更議初檢官仍之同推官爲乎去安承廉行凶情節約日會推嚴刑取服爲旀安義允段不能解紛乃反助悪唱出灌溺之説主張縛扉之論加功之律在所難逭分叱除良叔姪相議要亂獄情已自初招自當正犯究厥情狀尤極痛悪嚴刑一次取招以報爲旀初覆檢狀承廉之招曰率徃於會京之家會京之招曰終不率去兩招相左何不面質初覆檢刑吏一併附過○議曰天下之最可憎最可殺卽悖氓乘醉呼唱道路並舉數百戶大村而叱辱無倫者也數百戶大村無一箇男子敢出一聲安承廉徃日無恩近日無怨特以血氣之憤擔當公供

之事思欲為一村除亮雪恥亦所謂殺人而義者也但其舉措駭悖刑罰屬詹織物納口明犯法律本屍打顱純出悪習以暴而易暴以蠻而攻蠻遂無義戰以成殺變則悖泯呼唱之悪騎然晦彩遐鄉武衛之習歷然出色此承應之所以死也若使承應招呼里民使之細縛一面申官以乞懲治太上也不然招呼里正折木為杖父老公會打之至殺亦可曰為民除害其罪不至於必死惜乎其未講於是也至若安義允為其嫡姪自當元犯此是難得之至行未見可悪之情狀宣化敦風之地報之為罪恐亦失宜

判付曰傷痕之浪藉實因之明白姑捨是以其行惡時舉

措論之縛束之不足擲撲之擲撲之不足毆打之織物納

其口木屐打其頭凡係獰毒無不具備許多獄案幾乎罕

見旣以士夫見辱下賤則呈邑營何難處置而恣行凌虐

少無顧忌眼有國法寧容如是此而不考覆償命鄉曲武

斷之習將何以懲礪承廉身乙各別嚴刑期於得情

豪強之虐三 豪鄉庬黨婺婦受殘根由爭山實因被打

龍仁民金元喆殺朴召史 初檢跋詞曰金朴兩家均

有班名 謂兩班之名 謂以私掘年老婦女私自結縛結縛之

事渠旣自服則秉憤毆打勢所必至 是遣 服涵之說渠雖

粧撰敘色不變略無痕跡取汁熬煎略無塩氣與無冤
錄脤涵之症無一相合是旀 乎周身痕損不可勝數仰面
則兩乳胞膛之間血瘀堅硬者不但一處合面則脊背
肋骨之間有嚮堅硬者恰過一尺斯皆要害必死之地
也賓曰段以被打致死懸錄是果 在大抵松田一村本是
魚家之莊魚氏之户殆過數十前後左右皆是魚奴是在
如中金元喆兄弟乃是文臣前縣監魚史琊之甥而金家
奴屬間間相錯秦晉相依武斷為習百餘户大村莫敢
誰何民之為言本来藉藉雖以目下事觀之殺獄干連
之人敢自藏匿各人取招之前先思疑亂魚史琊敢以

鹽滷自飲之說發出於官前其無顧忌一何至此惟茲
元喆之罪惡專由於魚習之漸染是乎如所謂占化者魚
史獮之女奴也魚史獮慈患之狀既已面陳鹽水缸取
來之時謂無沾濕史獮於此赧然沮戲聲言打殺威喝
占化以致占化之逃避殺獄事體何等重大名曰朝官
有此擧措是遣鹽缸段印封安置於朴謙最家以待覆檢
為乎旀朴謙最段同氣之間計較强弱乃使朴瑞愚發狀
有傷體面是矣單居村中惴惴若衆楚中一齊念其本
情還涉哀矜姑恕其罪俾收娩屍是乎旀哀此朴召史㛐
婦孤居至恨在中掘移金塚轉輾無期私掘之計其亦

戚矣一鋤暫掘不過坏土曰此微罪竟至被殺不亦悲乎臨死申申遺托其女者只在於必掘金塚是乎如益其山訟三呈營門納傷多年令宣督掘以慰死者之恨是旀乎干連諸人金亨喆利喆私奴忽亂忽亂私婢正月等皆隱匿逃避捜之不得故史瑀之系史榮者着枷嚴囚使之捉現◎評曰魚史瑀身以朝官闖入檢場謂死無知誣之以飲滷奴婢不諱嚇之以打殺其人可知其罪誠重然而貴乎君子者以事體不失也朝官不得取招則魚也非目錄中人當時不曾上山則魚也非干犯的人檢案終必上徹令雖報營畢竟是奏御文字一縣之令

臚列朝官之罪惡載之於奏御文字豈不有損於事體乎魚之事誠若不可以按住宜於檢案之外別具一狀盛論魚史殄劻勦放恣之罪以請上司之啓聞乃自本縣因其弟杖其奴詗其婢因其族以抑其豪強之習不亦可乎魚之所謂一則鄉闇一則愚騃本出於不知事體為官長者又從而失其事體上下胥失惡能正之且所謂金塚督掘之說其在檢狀亦是賸語夫檢狀者檢案也檢案載督掘之請豈非贅乎營既判矣侤既受矣三年不掘使孑孑之嫠執半尺之鋤動一坏之土而遂殲其身者伊誰之咎尸此土者令也決此訟者令也遷

延不督生此大變乃於檢屍之狀附陳掘塚之說不已晚乎欲督則督又何請之於上司乎縣報道啓皆論魚也之罪而 御判無罪答者為事體不然也 聖意豈不微哉

本道啓曰元喆遣其妻喪偷葬於朴女夫山来龍至近之地朴女不憚跋涉赴訴營邑屢受掘移終不移葬朴女不勝悲憤特鋤上山一坏之土纔毀衆拳之打已至是白如乎金朴兩家俱以鄉班山地有主客之異男女有內外之別是白去乙攜其兄弟率其奴婢趕到山上直加結縛惟意毆打竟至三日內致命此下與縣報大同 前縣監魚史翊段

舅甥之間必欲相隱無非人情之如此而藏匿罪人官不能捕捉突入檢庭身不顧體面又換飲滷之說以誣旣死之人名曰朝官何敢乃爾國綱所在不可仍置是白

齊

判付曰金元喆獄事毆殺人償命王章至嚴此囚雖欲傅生誠未如之何矣以有勢之鄉豪殺無依之嫠婦用謀極甚陰巧行凶又復殘酷持鋤之舉路人聞猶出涕飲滷之說奸詐反益呈露棄之情狀節節痛惡卿書論列固無間然而獄體宜務審慎人見或多異同更令新伯新執詳查出意見狀聞不害為欽恤之義以此意行會該道

豪强之虐四 鄉豪護婢鄭婦受虐 根由使氣賓回縛烙

坡州民金鎭夏殺朱召史檢案關

判付曰金鎭夏獄事段殺獄何限未有若此獄之至慘至毒是平如火炙烙刑卽已除之禁婢屬私姤非雪恥之事縱送含憾之悍奴驅致無罪之良女梂上高懸已判必殺之心庭中爛燒又施不忍之刑慫恿干連之女推諉捕逃之奴末乃以不聞不知爲言家內殺變旣如是慘毒藉曰在內渠何敢不知況旀金貴秋之招兩班之或立或坐盡出鎭夏秉憤咆哮之狀卽此一款爲渠斷案國有三尺安得不施成獄償命無關於好漢之執捕與否鎭夏身乙依前

同推期於取服好漢之多年發捕尚不捉得萬萬駭然使之刻期跟捕一體。取服後狀聞

臣議曰 聖祖之除烙刑與文帝之除肉刑千載同光而土豪武斷之輩輒用艾灼之刑此亂民也。亢 國之而除私用其刑者宜用加倍之律

豪强之虐五 店舍討炬豪差執籠根由使氣實因被踢

金浦民李同伊殺黃斗明 檢案闕

判付曰李同伊獄事段 無論士夫或衆庶私行若有騶從必以炬役䭾役責出店舍鞭扑浪藉甚至於奪笠前驅解髮後繫袵袵有殺越之變聞是外邑痼弊是如乎 觀此同伊

獄案籍勢作拏踢脑籤背使鄉曲殘民無罪就死如律償命無容更議況旅干連劉三奉既已决放同伊之爲元把尤無疑端姑令依前同推旅爲嚴飭沿路守令行人侵困店民之弊隨現重繩之意措辭行會於本道、

臣議曰店舍討炬不可一切禁斷奉 命傳命傳關移文輸貢進膳一應公幹之行許其出炬餘當嚴禁凡公幹之行自監營別造炬牌使之憑信其餘私行皆買炬雇人嚴立規條使各遵行庶乎其弊少息矣

豪強之虐六 倉庭輸糧庫奴擧斛根由使氣實曰被打

安城官奴介男殺尹明俊 檢案關

判付曰此獄段大抵貧民納還(即還上之穀)艱楚之狀朝家常素矜惻是如乎妻眷粟夫結苫瓶罌傾儲粒粒辛苦間或有秉穗之所出不能當租稅之所入則賣耕牸鬻炊鍋或債或貸唯恐未及趁期官人嗔責是如可及到官庭管庫之輩從中俯仰殆無限節勒捧斗觔猶以爲零縮各給尺文亦有所徵索轉至毆打而不止越視愈甚恭求無已雖欲入官府呼訴又從以阻搪之唉彼殘民亦何辜也令此介男獄事即是反隅處假使尹明俊還穀雖不盈包於渠何尤而忽怒不干之事敢打無罪之民將此斛面擲彼腰背痕損既如是狼藉證援又如彼明的分叱除良足蹋之事渠亦自

服爲遮償命之律是旀在朝家恤小民之政不宜別出意見有所扶抑介男身乙姑令依前同推爲旀許多官隷之赴役者何限而首奴東春必以此奴塡役使之逃躱者果何委折究厥情狀不可無懲自本道從重決罪

臣議曰首奴何誅爲身爲民牧縱其官奴賊殺平民拳毆足踢猶云可惡擧斛撞背誰不卽死其時郡守不可無罪當時執法之臣不以論奏疎矣

威逼之阨一 糾差嚇捉七名投淵根由竊禾實曰自溺

載寧民李景輝威逼崔召史母子七人致死 查官報狀曰李景輝之於崔召史爲五寸叔姪之親而乃曰數

東之滯穗遂冒一室之惡名忍能對面謂之盜賊秉憤
搜家欲執贓物其驅迫之狀奮奪之狀直令人欲死無
地是去乙被以草賊之名將欲中官中本作星威喝討捕之將
又欲捉納則惡名無可脫之時速獄在明日之朝褊性
女子旦愧且怯情窮勢蹙命至魂飛卒爾出門初無定
計浦水當前此日茫茫俯仰天地忽然忘生挈女負子
七人並溺當時景色令人掩泣為無償命之法則已國
若有法李景輝者雖七戮其身不足以償七命是乎矣議
以常律則威逼之外更不推去乞照情法特加嚴斷以
慰七人之冤○議曰此獄實因正犯厥有二例實因曰

自溺則李景輝當曰被告實因曰威逼自溺則李景當

當為正犯竊嘗論之既有威逼之罪則雖名被告亦可

而償命不可以被告二字遂作貽脫之名此一例也犯

者犯罪也非犯人身體之謂也威力逼人以至於死則

雖不犯人豈不犯罪名之曰正犯無所不可此一例也

世俗皆以正犯為犯人身體之犯故凡自溺自縊等獄

其罪人皆名被告不名正犯已成恒例牢不可破若於威逼

之目錄以正犯則上營之題必有論責此守令之所宜

知之然此獄初覆檢狀必正犯懸錄故　御判直云正

犯景輝此又近例中別例也

判付曰李景輝獄事段遺棄滯穗初出拾利之意脫鞋鮮
條竟作投水之魂若兄若弟若叔若姪若母若子載胥及
溺七人並命從古殺獄何限而豈有如此至慘毒至矜惻
者乎正犯景輝雖不手刃而殺之欵修垂簾之嫌勤加竊
草之名威喝而迫脅之無所不至竟使七人之命遂至一
時之死則威逼之律渠何以逭旀是況以同室之親有此鬩
墻之變在朝家敦風教之政尤豈可流然看過景輝身乙
各別嚴刑期於正法之意嚴飭推官
臣議曰獄者天下之平也雖一肢無傷苟其情犯至虎
宜斷其殺雖十命同殞苟其情犯不重宜緩其死但論

此罪之輕重奚問彼死之多寡崔召史母子七人一時
投水驟聞其獄孰不駭心雖然崔召史一段且置一邊
付之忘域單執李景輝所犯反覆追究若其計必出於
逼殺又其事不得不自殺又其情地不得不七人並死
然後李景輝乃爲威逼殺人之人又爲逼殺七人之人
若李景輝所爲可恕可恨而不必可死可愢可怕而不
必可死容有可死而不必並子女而可死則李景輝者
有淩人誣人之罪而無殺人之罪容有殺人之罪而無
並殺七人之罪令若以七人之並命都載李景輝之背
以重其任則景輝扶抑矣崔召史旣稱召史則是氓隷

之賊流也李景輝與爲叔姪則亦氓隷之賊流也氓隷之賊喪其本來枉疑鄰戚與之勃谿此閭里之常事也適遇捕校與之私約虛言威喝以索贓物亦閭里之常事也設使捕校挺入官庭若無贓物捕校受責若有贓物崔女之罪不過笞扑如使稍通事理之人聞此威喝惟當嬉笑冷齒不動一髮斯豈可死之事乎草賊之名雖曰不潔與奩犢奸淫胎雛執贓等天驚鬼議之罪惡不可同議鄉村井上高呼擊掌誣人爲盜之聲朝朝暮暮恒起恒滅若以此事輒皆自戕則鄉村之人無噍類矣況此七母子之並命必非尋常災變定有鬼物揶揄

神䰟迷昧霎然一念之邪曲斷了七箇之性命若論殺人之罪崔女有爲自殺亦殺人也殺子女亦殺人也以臣愚見但見崔女之殺人不見李景輝有殺人之罪也且其威逼恐之以笞扑之罰非恐之以絞斬之律則威逼致死之目亦恐不合特其五寸叔姪之間以些少禾束驅迫凌辱爲本罪耳以此照律獄乃平允檢報查報道啓曺啓皆於七人並命一邊驚動太過論列太重故御判亦曰羣議而允之也臣意不然若在法曺必有讞也

威逼之阨二 無贓疑盜御冤投淵根由失麥實曰自溺

大丘民金億準威逼裵召史致死 初檢跋詞曰裵召史之溺死在於與人爭詰之後則其所置疑實在於被傷被溺是乎等以洗以法物親自按摩則渾身上下衣裩所掩之處肉色如常無他傷損但眼胞顋頰消落無餘而項頸以上脚腿以下肌露肉厚處肉脫作孔種種相連圓圜分寸如上所錄是乎矣元無血瘀擧皆柔軟則此非生前痕損必是死後壞落是乎如屍親及拯屍諸人皆曰裵召史溺水之後已經一宿以長木長竿終日鉤探僅僅拯出而身上衣裳俱無鮮脫沼中魚鼈拯其元物衣所不掩或為長木長竿之所觸傷肉所稍厚或為魚鼈

之所置至於肚腹之胖脹兩手之向前爪甲之沙泥面
色之黃白一一洽合於無冤錄自溺條是遣堤水距本村
二里許測其水深則其水門處以布帛尺爲四尺七寸
是乎所獨到堤邊直自投身牧童裴海壽分明目覩則其
爲自溺真的無疑是乎等以屍帳實因斯以自溺致死懸錄
是乎旀原初金億準言話之狀鄕甲里任皆有所告故億
準段以被告書塡是乎矣屍親初不發告若有私和之跡
故多般究詰別歧廉探則億準既無抱手又不大鬧誠
如若招實無隱情不欲行檢容或無怪是乎乃逢賊失夸
別無真贓是去乙置疑於七十五歲老昏之女一番詰責

猶爲不足翌日再往斵斵不已雖不犯手豈非威脅惟彼老嫗不勝憤怒至於自溺雖曰老妄可想迫隘究其根因一則億準二則億準威逼之律烏得免乎然檢驗詞證實因被告皆無可疑如此獄事不必覆檢乙于乃覆檢官段不爲請移屍身叱分灰印封標以待處分爲乎旀金億準段着枷嚴囚緣由牒報○評曰此跋純熟平允如漢廷老吏習於章程洵可法也此獄根因與上李景輝獄事酷肖彼所爭者數束之禾此所爭者數束之麥若使裴媼抱子挈女七命同溺則檢案論斷未易如此適幸裴媼單身投水耳如此之獄宜視此犯之輕重勿聞

彼死之多寡則廷尉當是也

威逼之死三（爭雇激忿乘醉拔繯 根由吝財實因自縊）

文化民黃學龍威逼崔重賢致死初檢跋詞曰今此崔重賢之死極涉虛謊（是如乎）原初相鬪由於雇錢之多少轉轉肆毒至於扶刀而自擬作逃還入暗中致命旣無着證誠為訴惑（是乎所）憤頭之事歎醉中之失歎第當結項之時罔念昏夜之無知詐欲恐喝於主家（是如可）況醉不醒曰仍致命明矣如其不能好生惡死人之恒情含憾於些少之端樂死於不死之地有是理乎捨高就低跪伏其軀其非別人之吊起又明矣謹按無冤錄自

縊死條曰不論吊掛高低間有跪地死者又曰去上頭繫處一尺以上方是又曰自縊在喉上則牙關緊舌抵齒手握又曰係縛處交至左右耳後又曰項痕不匝又曰棵上塵土多滚亂令此形證節節襯合更無疑晦是乎等以實曰段以自縊致死懸錄爲乎旀屍親相已之招曰其父被縊於厚龍是乎矣惟重賢結項之夜卽厚龍宿邑之日高甫乙之招可作明證呂化景之言亦涉參量抑勒驅人不足多辨是乎乃雇工家長之間按劒爲敵嫁禍是急至有訣死之舉則主人之不善接待馴致其恶可知也由我之律烏得免乎被告段以黄厚龍懸錄爲乎旀黄

碩齡段雖曰老耄旣爲家長何不齊家有此殺變不可
無罪是乎旀覆檢官以長連縣監請移是乎旀郡守自此還
官○評曰此跋當云黃厚龍薄於崖工以至自戕其罪
雖合嚴懲旣不把手且無威逼苦招自歸誣罔故以被
告懸錄令其論斷語勢乖反似以被告爲次犯之名是
其病也
査官報狀曰崔相巳之招雖曰自縊黃厚龍之行適會
宿邑倉主人李召史之招同宿人高甫乙之言如彼明
白分叱不喩兩檢形證皆符自縊成獄一款非所可論是乎矣
原初所索不過單袴託以非約終不應永是如可當重賢

出去之日並其雇價之已給者而又欲還奪中賢以此
激憤乘醉復來至於拔劒終不快意至於結項昏夜無
知泥醉不省自戕其身人之浪死莫此爲甚雖然因渠
吝惜有此自縊由我之律烏得免乎大明律威逼人致
死條曰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並責埋葬銀十兩
亦爲有如乎此與威逼綜有間焉傍照此律或恐不合是乎喻
愚淺之見不敢遽議○評曰厚龍之罪吝惜而已顧何
嘗威逼乎若論威逼拔劒肆惡凌逼雇主者可服威逼
之罪按獄之人每欲扶死而抑生強覓其罪欲擬以律
亦一蔽也